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金　鉉伯玉　㕘閱

曹給諫奏疏

疏　曹于汴

官缺政弛回祿示儆仰乞聖斷以興聖治疏

官缺政弛

神祖末年缺官不補以致綱紀廢弛至光熹之際

臣惟皇皇上帝、亦須雷雨風雲、各司其職、亘古君王、

匪藉臣鄰庶家，不致于理，安有閣部台省，寥寥乏人，林下諸公一時俱起部寺恒至數十人又一變也諸務停廢，如今日大小臣工，連篇累牘，腕扼舌枯，請之不得，聖意淵微，誠不可測，頃者火災示異，朝房半燬，夫朝房者，朝臣棲止之所也，朝臣既缺，房于何有昭昭之表，未必非藉是以啓牖 聖衷， 皇上安得漫然已乎，臣再四思維，意者臣下舛違，仰負 聖明故向來一切點用，過于愼重，第國家喫緊重務，莫踰于此，惟當講選用之良策，不宜久躊躇而滋廢弛也臣請歷數之，一則先是輔臣晏立，持軸秉衡，非不委

重。然燮理天工。情態畢露。以致南北諸臣。交章論罷。目今枚卜遲延。似徵乎此。頑雖噎之懲。食食詎可廢。則亦如近時言官條陳內外互用。南北並取。而又勿採虛聲。務核實行。其偽聲欺世。末路靡節。蒸軟靴物者。不得與推擇之選。是在嚴諭部院而已。何患不得人成治也。二則大僚每缺。奉旨推用。既經推舉。屢掛彈章。及至催請。猶然厠名。薰蕕未分。黑白採雜。祇長奸萌。大非政體。近奉 聖旨。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大哉 皇言。允合肯綮。何不即令該

部一槩詳註某某宜列名某某宜點名開寫簡明恭候欽裁頃刻之間便自清楚且　聖諭有云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行糾正毋得點後譏說會推之後既干清議而該部尚爾列請倘僥倖冒進則言官將言之乎抑不言乎不言則非糾邪之職言之則爲點後之瀆何所適從焉三則三五大臣不啻晨星或一人之身催補幾缺駢見疊出頗復厭觀　皇上每命另推無非廣求賢儁而至再至三仍此數人總由任用不預故致臨期乏人如是耳蓋卿貳久缺乃無以

備正卿之推將撫久缺乃無以備卿貳之推壅滯既
爲常事資俸每不相應况林下者英一擯永棄以有
用之材徒令沉淪者多矣正宜鑒既往樹人之不豫
而廣爲簡任豈可俾將來寥落之益甚而緩急無資
也四則科道以言爲職爲國發奸不辭任怨然在憂
國奉公者必謂讜言不可已懷私保祿者則謂生事
而可厭其被論之人復口鬬辯既若聚訟又或因言
而去則嫉言官爲逐己而橫謗滋生矣夫被論飾辯
明禁森嚴其因言求去情亦不同爲有反躬引咎避

疑恬隱以全大臣之節者，有一事偶誤，無損平生，雖求去而衆共原之者，亦有口談泉石，心戀羶膩，求去之疏或致數十，不過傳之詆報，以塗天下之耳目，直（此言乃爲揆席而）至事理窮迫，勢難駐足，則予異己者拉扯而去，恐發（駁非泛論也）其平日于同己者貪緣使入，仍托以未竟之私，但知自便身圖，豈顧禍延宗社，故言路壅塞，正士緘口，則奸邪之輩，如前所言者，莫不彈冠而相慶，以 皇上之神明，燭破此套，而考選科道，亦自不容緩矣。凡此上相也，簡大僚也，慈樹人也，選言官也，言者章奏幾

滿公車而臣復喋喋惟以國事撓挫、士風委靡、民生困苦、邊政頹敗、咎在無人、今茲朝臣空署爲焦土、上天之意、亦復彰彰可睹、臣備員言職、不敢隱默、

遵例盤庫敬報空虛之狀仰乞聖鑒亟圖長策以濟國用疏　府庫空匱

該臣等接管巡青、茲當歲終、遵題准事例據京粮庫開造收過放過叉借用過各錢粮數目文冊前來、逐一查筭明白臣等于本月十九日、會同戶部貴州司主事王輿、親詣該庫查兌、除盤掃些、微給商外、見在

銀兩並無毫厘尚欠諸商艸頭價值二萬五千有零謹將造完文冊親齎奏繳臣等竊惟京庫錢糧每歲額入三十萬額出二十萬額存十萬歷攷昔年至百有餘萬以備非常之需今乃一空若洗亦堪凜凜矣夫諸商辦納血枯髓竭則下窮辦納不前艸塲無儲則上亦窮是烏可不深察其故而區畫之也大抵京庫之空虛由戶部之那解戶部之那解由邊餉之不足邊餉之不足由太倉之缺乏太倉之缺乏則濫觴漏卮其孔未可殫述而其大指以錢糧不歸款項經

貲不循規制兩端巳何言乎欵項假如外有太倉庫有京糧庫而內有十庫等庫逋者承運庫戶部轉討錢糧該部具疏告匱奉 旨免三分之一猶不能供皇上何不渙發明諭逐欵開坐太倉錢糧應辦何項京庫錢糧應辦何項承運等錢糧應辦何項即金花一節正統以前解貯南京原辦何項迨後貯之內庫應辦何項各遵職掌勿相侵越內府外府總是 皇上之財內匱外匱俱軫 聖明之念亦何至今日曰太倉明日曰太倉直令空匱無策東那西借奪餓商

之食以給邊軍而今年邊餉尚缺八十萬兩是軍與商俱餓也何謂規制如九邊之餉歲費京運民運七百一十萬有奇較之　皇上初年已逾一倍較之弘治已前更逾十倍昔也解少而足今也解多而不足皇上何不發明諭諸如此類根究原委勿憚屯政之難淸鹽法之難理虛冒之難汰安見其不有所濟其光祿一切各費廚役等一切各役　祖宗時果係若干近年果係若干一復舊典上以昭　聖明之儉德下以袪積習之冗濫亦何至一歲之出浮於一歲之

入。甚至入以二百餘萬。出以六百餘萬。既竭力搜括、苦心那凑。亦焉能繼。夫晏安無事。不可狃也。意外之虞世所常有也。今時何時、亦多隱憂之秋也。先年寧夏之役。費餉銀凡二百萬倭之役。費餉銀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費餉銀二百餘萬。脫一旦有不必然之患、或虜馬馳騁。或軍士脫巾。或潢池竊發。其何所措手乎。臣、等備員言官、國家大政、例得敷陳、而目覩府庫空虛已極、不勝杞人之憂、敢輒披瀝上奏、

鍾　奏疏

疏　　鍾羽正

條舉科中事宜以明職守疏　科中事宜

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辜疐後跋前動輒得咎閲十餘載免訾議者十人一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横被口語無能以良去者即去爲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騖之中而淸議雜干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諸臣下當其末流揣己自劾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硜硜之節

無負此官者，輒爲妄議拔遯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戶，誠重之矣，吏科則不（文選遴人材，昔加掌故，賢皆宜廣通見聞，無取閉戶也）閑點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通迎逢，坦然而不忌於是有冠裳擁集，簠簋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解也。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此是六部第一可省事）飲食徵逐，昏夜沈酣，經明禁者屢矣。（則別衙門皆宜守之）臣自入仕途，即苦此事，時時蹙額應之，不能過三爵去耳。近出差若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

臣請一切謝絕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
宸斷而吏科恆置疏保留保留非諛也而有時乎爲
諛則雖不諛而以諛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
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
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
也吏科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
故發端而突然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
爲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爲知交
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槩上之求

拊髀之嘆、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以致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後者栖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即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未為平也。臣請循內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為京卿。歲必進五六人。而為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轉。使內外久速。畧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塗。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蜂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

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眞疾不許告病。卽告也吏部於覆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陛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眞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眞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徼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曰、吏部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畫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

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

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

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

亢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爲自陳三疏始然此（即浙疏江陵奪情者）朝廷

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

復其舊可也至於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

人心不遠諂下諂上病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

臣不敢置一毫私意於其中也

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閱視事宜

臣惟天下之事、急于因循、奮于振作、至振作之中而行以安靜省約、則尤善之善者。日者　皇上允閩邊之請、而又戒以勞擾、可謂洞見利弊矣、第所謂勞擾蓋有數端、臣竊嘗有慨于心、顧思以爲此奉差者事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何以譾劣之見、從旁談其短長、而又復思事乃王事也、疆場之憂、不遺漆室、行者效其力、居者畢其愚、于臣職亦無不可言、即言之無奇、又何敢匿其款啓之明、不一陳于前耶、除綜覈之法、作用之能、顧人精神智慮何如、不敢妄議外、其

有積習常弊所當議者用是列爲六條有裨邊計伏乞 聖裁

一曰杜私交臣聞綜覈之舉公則明私則闇人之智故不相遠也惟以私情撓之則顧體面隨囑托而法爲情骫耳不思閩邊何事而可緣此以養交哉往者差臣未行則地方官或投書啓或用稟揭通于京師而又至也則有宴會下程行也則有謝儀粗餞豐盈腆厚深相結也夫既與之結卽與之狎既與之狎安得不爲之地有相綢繆殷勤而能明目張膽摘發其

非者乎此公私不兩立之說也臣乞嚴旨禁之命下之日門書廻避不接私書如前數事地方官行之與差官受之者皆以不典論黜則私交絕而公道顯卽有弊端可勁氣褻之矣此閱邊第一當革者也伏乞

聖裁

二曰省供應今邊事至急矣明主旰食舉朝蒿目此非人臣忘寢與食時乎乃屢者閱邊一行經過有司爲之豐酒食餙傳舍鋪張玩器至糜費矣而戚繼光一鎮凡用奇花排列至二百金他可至也行者又不

自夔、多携伶人游客至數十人、日夕酣歌、流連光景、登高覽勝、伐鼓飛觴、此何等時、何等事、而淫靡至此、且費何從出、非剝軍民之脂膏乎、閔邊以厚邊也、而剝以自奉、其猶人哉、至于差臣所至、司道委官、騈闐隨從、地方館穀、纍費無涯、盖差臣費者十一、而隨行費者十六七矣、尤可恨也、臣乞嚴旨禁之、如前數事、地方官奉之、與差臣受之者、皆以不簡論黜、仍不許多滞司府官以滋供應、則縻費省而風采振矣、伏乞聖裁

三曰華京書差臣出也所藉以計筭錢粮行移作稿書寫本章必有吏書矣此輩固雜非良善也一聞差

凡向地按

官多方鑽刺乃有積歲棍徒罷閒官吏賄求有力者

臣皆此輩爲在旁之蠹

深相囑託旣得相隨惟思詐騙假以傳洩語言改移賢否冊籍也故使駁查申詳也索其差錯賄而入卽罪可爲功賄而遲卽功可爲罪蓋有鑽隙相通鑿墻置賄者神奸秘計玩弄差臣于掌股而顛倒武臣索之重賄不饜不止差臣固不能萬目防之也聞向閱邊蓋有以勘黜縣丞問革監生充書辦者藉令不圖

重賄。肯甘此乎。此其爲害行奸。權重于差臣。而軍官陰奉之亦甚于差臣之可畏軍國重事。乃爲此輩饕餮。與言及此。可爲扼腕。敢乞嚴旨禁之。京中書辦一人不許帶領書寫本章。則取之撫按書辦行移。則取之司道有司。此輩在在固不乏也。然比之京中者。稍收斂矣。至于題奏本章。即字樣小差。亦望皇上寬宥。蓋寧負小失。去此大奸。固一愉快也。伏乞聖裁

四曰慎委官。蓋閱數鎮勢不能偏也。于是則有委查之官。大城巨鎮。差臣自閱之。其餘城堡

則司道府佐代之稽查諸臣不謂盡不賢也然彼自有職視轉委稍輕矣勿論鹵莽報完不肯殫其精力即精且覈矣而地方文武官雅故所狎習也督撫臣雅故所趨奉也一旦發其弊投鼠不忌器耶此猶賢者也闒葺者流則又徹藩籬抱苞苴縱容胥吏交通關節掩玷匿瑕爲之周旋以施德于地方異食其報地方官多方科歛以克之功罪未明而軍民已大擾矣夫人主憤邊臣之虛浮而不之信也故委耳目之臣查之乃奉命者復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復爲

地方官籠絡而相通相欺以文避法則閲邊之弊猶（盖當事使事多如此）然地方官爲政耳則何貴差官以查之又何貴移按臣所查而改差也今一邊一員有何不徧而復踵舊習臣乞嚴旨禁之城堡大小必須親閲不許轉委諸官至于事當推勘勢難徑行者亦須慎擇風力剛方者使之有敢仍前濫委苟且了事者以不職論黜則必躬必親私黨破而綜覈眞矣伏乞 聖裁

五曰處公費夫閲邊者數軍實也兵食有册戎器有册以致批申牌票無論衙門大小皆須紙劄工食充

之費甚多也。軍官以科斂爲業。無事尤藉口剝削。而況當此公費。斂益横也。故一遇提査。即行科斂。不曰紙劄。即曰打點。用者一。科者十。冊未上而家肥矣。軍士若貧數取數奉而不能給。則叩月餉足之。此無異扼其吭奪之食也。是閱選之舉。徒爲武弁開利孔。而貽卒伍禍基耳。無惑乎一遇稽査。疾首稱苦。臣乞冊籍可省者一切免造。但取底劄簡査。至不可已者。勅下兵部轉行巡撫巡按官。量其城堡軍卒大小多寡。計費而爲之處。于應動錢粮内支派。大抵寧使有餘。

毋使不足。差臣將至。領而用之。事畢免其稽查。故有指稱公用科歛一錢一物者。從重究治。則騙局塞而戎士甦矣。此似小節。然于軍伍便甚。伏乞 聖裁。

六曰略粉飾。古者戎政謂之軍容。但取精堅。不求觀美。圖實用也。今軍官沿襲久矣。平居敝甲凋兵。十不一全。慢不修整。一聞閱視。急爲粉飾。修画樓櫓。造治旗幟。鋍鉦笳鼓。煥然一新。所費皆出于下。而又使之礪甲鍛兵。朱緹韎韋。竭費以飾之。差臣未至而半歲之餉盡矣。且非有實用也。譬之病者肌骨瘦痺。手足

此但可不知

兵與好撥者

惰窳。乃徒衣文繡塗粉澤。何益乎。故凡粉飾鮮明者。皆平素不精。而掩耳目于一旦者也臣乞勅下兵部先行邉鎮、一應兵甲城池、十分破壞者。從實修理。至于堅壯未毀者、止照本色待查閱視諸臣。務求實用城不必赭壍、要之深厚。兵不必耀目。要之精好。有敢指以修理、恣行科派。并粉飾虛文者。定以不職論黜則軍實精而下不擾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彝仲

張　宮處中　參閱

王太僕集

論

邊務要略　邊論

王任重

公爲陝西行太僕寺卿因著此論詳于所轄延綏寧夏之鎮若甘肅則未稍及之以此鎮非其職所及故也

一邊墻延綏鎮、東自黄甫川起、西至寧夏花馬池東界止、共長一千一百六十里、

黃河岸三十里至黃甫川堡住守備十里至清水營住守備三十里至木瓜園堡住操守四十里至孤山營住叅將四十里至鎮羌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永興堡住操守五十里至神木堡住東路叅將三十里至大栢油堡住守備二十里至柏林堡住操守四十里至高家營住叅將五十里至雙山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常樂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榆林鎮城住鎮守總兵官左右營遊擊二員輪番入衛遊擊四員坐營官一員撫夷守備一員四十里至保寧營住叅將四十里

任者即住以下

至紅水堡住操守二十里至波羅堡住守備四十里至懷遠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威武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清平營住叅將四十里至龍州城堡住操守五十里至鎮靖營住中路叅將八十里至靖邊營住守備四十里至寧塞營住守備四十里至柳樹澗堡住守備五十里至舊安邊營住西路叅將五十里至磚井堡住守備六十里至定邊住協守副總兵三十里至鹽場堡住操守

寧夏鎮東自鹽場地界起而西沿邊縣花馬池至横

城馬頭而北循大河至北長城而西接賀蘭山山迤南至中衞轉西接固原鎮靖虜界止灣環共長一千一百二十里

鹽場堡西界二十里至花馬池堡住東路叅將六十里至安定堡住操守六十里至興武營住遊擊三十里至毛卜剌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清水營住操守四十里至紅山堡住操守三十里至橫城堡住守備五十里至金貴堡住把總三十里至李綱堡住把總三十里至鎮遠關長城東閘門迤西沿邊二十里至威

鎮堡住操守、二十里至寧朔堡迤南順賀蘭山七十里至鎮朔堡住操守、三十里至洪廣堡住操守四十里至鎮北堡住操守、四十里至平羌堡住操守、六十里至玉泉營住守備四十里至大壩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廣武營住遊擊、七十里至棗園堡住操守、四十里至石空寺堡住守備、二十里至永興堡住操守四十里至鎮虜堡住操守、十里至永寧堡住操守、十里至中衛住西路祭將、三十里至馬頭墩、過河南順河迤西一百四十里至喜鵲溝接固原鎮靖虜境界、固

原鎮東自寧夏喜鵲溝起西至河州積石關止俱臨黃河土築邊墻并剷削山崖石偏坡共長一千四百餘里

喜鵲溝地界三十里至大蒯堡住防守四十里至永安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哈思吉堡住防守五十里至分水嶺堡住防守七十里至迭烈遜堡住防守七十里至靖虜衛住參將九十里至平灘堡住操守三十里至大浪口堡接蘭州境界九十里至一條城堡住操守五十里至什字川堡住防守七十里至買子堡

住防守五十里至蘭州住叅將九十里至西古城堡住防守八十里至積積灘堡住防守九十里至馬家灣堡住防守五里過黃河接連河州地方土邊一道險隘石柞一百里至党家堡住守備土山剷削山崛無邊墻八十里至千觀臺堡剷削山崛無邊墻一百里至弘化寺堡土山無邊墻一百八十里至積石關木柞無邊墻河州正南至新洮州五百里新洮州至舊洮州一百里河州至歸德所約六百餘里洮州至歸德所約八百餘里歸德所舊洮州最為孤懸

前件查得邊牆之設自延綏始遏套虜也河套古為內地今為虜巢古之防虜以青山為界遠在黃河之外數百里今之防虜以邊城為界縮入黃河之內百餘里吁可嘆哉然既無青山之界限又無黃河之阻隔所以遏其奔突而緩其蹂踐者猶全賴此邊牆耳（地險如故恃邊牆）（所以修築頻而民力耗也）且延綏之安邊定邊及寧夏之花馬池興武營一帶陡遇風起飛沙壅淤幾與牆平號曰沙湃虜騎出沒如履平地然夫衝邊危牆防禦惟艱宜將卒不容頃刻懈也況洮河無邊墻者又當

何如其兢惕耶。

一虜情

延綏鎮近堡住牧虜酋十三枝。部落共約四萬有餘。

黃甫川清水二堡邊外東虜順義酋流來頭目卜吉素。非斯啞器等。俱次强部落約四千有餘。在地名牛武城卜黑灘等處住牧。木瓜園孤山鎮羌三堡邊外套虜酋首莊禿賴阿不害温庫兒等。俱稱强盛。莊禿賴最狡悍。部落約八千有餘。在地名長沙溝白虎川等處住牧永興神木二堡邊外虜酋峅素兒明愛最

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在地名蒲灣白海子等處住牧。大柏油柏林高家建安四堡邊外虜酋阿計大圪塔台吉沙記台吉等俱次强。部落約五千有餘在地名憧兔山大河掌驢兒山等處住牧雙山常樂二堡邊外虜酋炒忽兒打喇失歹牙氣等最狡悍。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大盻哇泥海子等處住牧。榆林鎮城邊外虜酋卜失兎斡爾藔罕打哈他卜囊把都兒䑲戴台吉等俱稱强盛。卜失兎最狡悍。部落約六千有餘。在地名老虎溝黑灘畔等處住牧保寧嚮水二

堡邊外虜酋百不利克只盖虎秃太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神水灘棗兒海子等處住牧波羅懷遠二堡邊外虜酋土昧把兒戶拓不能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柳海子長海子等處住牧威武清平龍州城鎮靜四堡邊外住牧已故虜酋切盡黃台吉妻切盡妣吉男折答苦達太把兎頭目撒力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打狠河總管灘青山腰等處住牧靖邊寧塞二堡井柳樹澗堡邊外虜酋莽克素打漢兒素稱强盛最狡悍部落約

三千有餘。在地名紅柳山兎窩山乾泥井等處住牧。舊安邊營井磚井堡定邊營井鹽場堡邊外虜酋捨打太失他太帖賴勤賽鐵雷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跨馬梁長湖牛王山蕎麥湖等處住牧。寧夏鎮近邊近河近山住牧虜酋六枝。部落約二萬有餘花馬池安定興武毛卜剌四營堡邊外住牧。虜酋着力兎打喇吃嘆炒克兎超兎那木僧華等。俱稱強盛。着力兎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清水紅山横城金貴李綱等堡鎮遠關長城東暗門河外住牧。虜

酋宰僧又名打正及甲馬兎討太等俱稱强盛宰僧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鎭遠關迤西東胜門起至威鎭堡寧朔墩邊外五岔河賀蘭山尾住牧虜酋丑氣把都兒同弟苦素阿不害俱稱强盛把都兒最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迤南順賀蘭山至鎭朔洪廣鎭北平羌玉泉大壩廣武棗園石空寺永興鎭虜永寧等各堡山外住牧虜酋炒哭兒尭太喇叭阿把太青把都兒俱稱强盛炒哭兒喇叭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

固原鎮河外住牧虜酋三枝。部落共約七千有餘。自中衛至喜鵲溝大蘆堡永安哈思吉分水嶺迭烈遜靖虜衛至平灘大浪口接蘭州一條城什字川買子西古城積積灘各堡河外。大小松山住牧虜酋賓兎妻并男那木太又名阿赤兎及矮青革小布歹打賴等俱稱強盛。阿赤兎最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內靖虜邊外蘆塘湖鐵罕禿張夫水米夾山。皆遊虜往來住牧之所。乃山後諸酋之摠策也。過此則河州界馬家灣堡洮河邊外住牧。酋首火落赤把爾谷克臭亦

郎古永卲卜阿榜眞相兎剌旦旦阿拜坤都魯歹成等部落共約二萬有餘久住西海各酋不時移住莽喇捏工等川火落赤見在八河西邊地名海剌兎住牧昆都魯歹成見在綽遜河口迤南水草塘住牧眞相台吉克臭亦卽古三枝見在西南地名莫禾兒住牧火眞二酋較比延寧虜酋更稱強盛尤號狡猾總三鎭邊外虜酋共約八萬有餘

前件照得夷情獸奔鳥聚變態靡恒卽其平居巢穴亦無定處有艸卽聚艸盡則移矣而況形情又有

款叛之不一乎款則移帳近邊叛則遠徙河外近（近則便水草所以虜亦利之）（就款但駕馭須得宜耳）以就水草之便遠以避搗巢之患且聞迤移甘涼者多套虜也曷有常耶據開邊夷特其梗槩要在哨探審備禦周庶幾可保無虞耳

一要衝

延鎮東起黃甫川接連黃河逼河皆川平漫稍衝清水營東西俱河川亦衝大瓜園堡地形甚險大舉難犯緩衝孤山堡西有野蘆溝大川亦衝鎮羌永興二堡山險甚陡大舉難入緩衝惟永興之東有牆門溝

平漫一截。似爲悬衝。神木在平川河離邊僅十里。悬衝。大柏油堡與虜止隔一墻。下有河川。亦爲悬衝。柏林堡有山險。緩衝。高家在大川近河。悬衝。常樂榆林保寧三處俱平漫。係沙漠之地。悬衝。將水波羅懷遠俱有河川。悬衝。威武清平地形平漫。急衝。鎮靖東有大川河口。悬衝。遮西靠邊有夫漸河。緩衝。靖邊寧塞二營有河口。悬衝。柳樹澗安邊磚井定邊四堡平漫無險。悬衝。此就各堡細別之也。若論大勢。如西路安邊定邊爲大舉入犯之極衝。慶陽西安等處俱從此

入中路次之東路則黃河環遶萬山叢疊縱入亦不能南下緩衝寧夏則逼北如平虜城威鎮堡皆逼近河套三面受敵患衝其次則鎮朔堡洪廣堡鎮北堡平羌堡俱隣近賀蘭山天鵞海子一帶虜巢患衝河西則玉泉中衛廣武營石空寺大壩棗園等堡俱在黃河之外惟恃邊墻之險皆虜賊不時出沒之地患衝河東則横城堡紅山堡清水營毛卜剌堡興武營安定堡花馬池皆逼近河套地名可腦兒耍連兎白圪塔楚湖跨馬梁等處虜巢患衝內花馬池乃四通

八達之地，延之西路，寧之東路。皆繇此出，最為要衝

極宜重兵防守。靖虜西大浪口天險足恃。而平灘為

竊入之地，營方灘河寬水淺。而虎豹口亦出入之境。

三角城紅柳泉月河陡城俱要路也。而防禦亦疏，老

龍灣野麻灘七里口，俱極衝也，而兵卒甚寡。哈思吉

塔兒灣，均在極邊之地。實為孤懸之堡。

蘭州地方東聯靖虜衛平灘堡為界。西至沈骨峽與

河州為界，南至摩雲嶺與臨洮為界。東南至車道嶺

與安定為界。河外西至鹹水溝與莊浪為界。河南東

西二路一條城什字川等堡沿邊。如大浪尖山紅鴨紅蜆三岔溝桃樹灣莊浪河口窄路兒等各隘口。共二十一處。河北安寧鹽場等堡沿邊如沙井石圈大箐小箐石門棗樹等各隘口。共一十四處。俱虜賊出邊要隘恐衝。

洮州向無虜患。今與火眞等虜為隣。稱衝邊矣。一縣弘化寺乘水渡河。一縣寧哈喇耳髻山入老鴉土門等關。一縣臨古壕入羊撒野里等寨。一縣官洛惡藏土橋古兒洮入洮州岷州等處。自石峽逼近挸工頭

川係虜入要道而總現口團卜溝黑松嶺西壕四野孤橋皆出沒之路最宜隄防然河州尚隔山險先設二十四關隘今增八十二墩臺若哨探審備禦周可保無虞洮州只隔一朶的河狹淺可渡既無大河深淵又無峻嶺高山一望平廣四野寬漫墩臺窖塹無縣修鑿且接連皆生熟番夷沓來盡莽捉漫川平時哨探難過臨急備禦無及今日洮州豈特固鎮衛邊實三鎮之最衝最要者也籌邊上策此地宜加意首圖之也

前件照得此亦大畧耳其實出沒之地在在有之難以枚舉所要烽火嚴明哨探的確賊少則發兵堵截多則堅壁清野稍俟大兵庶免蹂踐之慘深入之虞耳

從來守塞者應接之法如是

然論延寧最衝在花馬池固鎮最衝則在洮州花馬池不守禍延平慶洮州不守禍及臨鞏其害均也但花馬池東則安邊定邊一路西則清水與武一帶營堡聯絡備禦不疎未足深慮洮州先為防番今則防虜山川之險兵甲之雄無一可恃奈之何哉且各邊糧餉俱足支用洮岷額餉多

派瘠薄地方。不能依期完解。管伍月糧。常數月不支。夫外有方張之强虜。內有枵腹之悍卒。洮西不知所終也。加意首圖增餉增兵者。果無出此地此時矣。

一墩臺

沿邊墩臺原有墩軍。常川瞭望。然人少力孤。恒致失悞。遺害匪輕。每墩務添足步軍五名。夜不收一名。加增口糧。多備烟炮。不時輪番偵瞭。哨探邊外。有警。晝則舉烟。夜則傳火。如賊百十以上。放炮一聲。烟火三

把五百以上放炮二聲烟火五把千騎以上放炮三聲烟火十把如賊虜勢衆砲聲烟火不止各營堡官軍聞之即赴墻拒守驅逐飛報附近將領各率官軍堵截或堅壁清野或伏砲埋籤自然不致深入但法令易弛人心易懈務擇賢能官員專理墩務謂之提墩無事之時設法查點如有偷安回營或雇覔老弱頂替定以軍法綑打該管官參究如此庶幾哨探嚴密我得以預備而虜亦難輕犯矣然墩臺之設所以傳報烟火嚴明出入正爲腹裏收斂之具耳今近邊

腹裏地方在官司經繇道路守瞭猶存故事至偏僻小路墩臺雖云設也而傾壞塌損者十常八九守瞭固應明也而常川土住者百無一二夫邊境所恃以傳接腹裏者惟墩臺為耳目而腹裏所恃以預知收斂者視烟砲為進止今皆廢而不修狼子野心倘一變動則羽檄交馳烽烟四起在邊雖有先聲而腹裏之臨渴掘井豈能濟事哉

前件照得墩臺誠遠近之耳目也邊墩嚴斯將卒得先時以防禦腹墩嚴則農商知及時以趨避事君

微而所係為甚切且要也墩制墩官原有定設近日之廢墜欵貢承平所致耳修舉腹墩誠今日之急務耶雖然豈惟腹墩哉法弛心玩邊墩亦徒設耳如十八年火真內侵初繇古兒站入洮州未足為怪何者原無關隘原無墩臺瞭望哨探無所施也繼繇耳髻山入河州則令人痛恨蓋耳髻山重岡疊嶂關隘聯絡倘蚤知聲息先期備禦關峽隘口各有驍兵火器酋虜雖悍安肯冒矢石于千仞之下微百死一生之倖乎持之稍久野無所掠鎮

兵一至彼將自遁安有朱家山之挫敗李遊擊之損傷乎惟哨探不密致禍延不測耳據此則邊墩尤重於腹墩各營將堡官一刻不嚴密不可也

一窖塹

虜賊出沒之地若大川平原及山峽路口其地土石不一要皆隨形度處或邊隘近地俱土無石宜深挖大壕一道壕外明挑品窖三層品外再挑暗窖數百星列於要路諸處每一窖內務植刺馬銳籤三根口面如法苫蓋虜設侵犯初來不意必先墮此塹中倘

若一馬着傷，衆騎必趦趄懼進，防守有兵，從中矢石射打，虜將不攻而自遁矣。

前件，照得此實據險守要之切務也。施之山峽隘口最爲得宜。若近邊去處大而州邑，小而鎮堡，皆不可缺者。城外有壕，壕外有窖，窖外有柵，明窖暗窖各盡其地。木柵土柵，各因其便。平時則如法濬築，儆急則增高增深。縱然醜虜內侵，彼自有所憚而不敢輕突，我亦有所恃而易於固守矣。援兵一至，彼將自解，安國全軍，守土者尚亦有賴哉。

一井泉

竊見固原所屬如平虜所鎮戎所紅古城堡海剌都所城皆無井軍民俱挑飲河水一遇亢旱則取之十里二十里之外矣即固原所屬而沿邊城堡無水泉者又不知其幾也夫民非水不生活萬一虜警窺探城中乏水任牧城外環圍不解軍民何恃以無恐耶彼操守等官僥倖苟安視若尋常莫有為深長慮者真所謂燕雀處堂豈綢繆至計耶合無行令沿邊但係城堡無水泉者各於城內擇取空地開鑿池塘數

次隨地之廣狹以為大小深數丈餘有山泉可通者則引流以注於中無泉者夏則積雨冬則積雪使常盈而不涸倘一虜徹內既有所恃外亦不能以久持矣夫患每生於所忽乃井泉之利害若此胡不孰計之也

前件照得水泉民生至足之利也改邑不改井者其利溥而久也乃至有城無井邊軍邊民可慨已平居無事之時何足深慮苟環而攻之坐齒林林奚以為命耶故慮及此者誠思患預防之術有備無

患之意也司土者愼毋爲細故而忽之

一征兵

固原鎭兵六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員名　延綏鎭兵五萬二百三十三員名　寧夏鎭兵三萬七百四十四員名　三鎭共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

查得　國初兵制尤邊控弦幾至百萬今三鎭實在只此數矣倘再加之膂力不勇技藝不精器械不利則戰守何賴耶故見各司邊計者不得不督道將加意飭然一漸也

前件照得兵者　國家所賴以昭　聖武而壯　皇
威也儆不重歟今三鎮之兵僅近十五萬且遠近
營堡棋布星分誠若是其少矣然古名善用兵者
每以少擊衆則兵不在多明矣所貴練而精之耳
夫兵所稱練者不過習攻殺擊刺之法練藝也鼓
投石超距之氣練膽也未有以練心之說聞者練
心之道無他不過恩信素孚將識士情兵知將意
是已法令素明上可至天下可至淵是已心果練
矣平時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是兵皆有勇知方

之兵也不遲而諜譯者誰與臨陣則如指護臂如臂護身是兵皆親上效長之兵也望風而奔潰者誰與如是則一可敵百十可敵千將無堅不破無衆不摧矣豈億人億心者可與之論多寡哉

一戰馬

固原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二匹　延綏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九匹　寧夏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一萬五百一十三匹　三鎮共八萬九千三百九十四匹

查得 國初立法最詳戎馬最盛三鎮原額幾十萬騎今計久耗無補者萬餘矣近因剿蕩寧逆一年倒斃至二萬四千一百五十餘匹即令各營差買者多而民間販賣者少價值騰踴至有龍馬驥馬之謔況馬價借動數多措買尤稱難乎幸二十年招中逾額至一萬一千五百餘匹不然消乏又當何如司馬政者寧不寒心推遷爵者得不深慮乎

前件照得 國家所恃以鞭撻四夷者在兵而兵之所藉以驅逐九塞者在馬無馬即無兵也故 祖

宗重之制，稱盛矣，方今消乏數倍往昔，固此時爲

然，而司是職者，當思所以善其後矣，故騰駒收養

等法，不可不頒布，安驥通玄諸經，不可不敎習也，

申飭將領督率軍士，劾則有勸，違則有懲，不過據

法所可爲而爲之耳，雖然此其迹也，末也，詩曰秉

心塞淵，又曰思無邪，繹斯義也，則有端本澄源之

道在焉，司職者豈可薄視其官，而輕視其事哉，蓋

必有以重其本矣，本重則人重，人重則官重，而馬

政亦因之益重矣、

一糧餉

固原延寧三鎮，共計見在官軍家丁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見在馬六萬七百六十餘匹，共約歲支　糧一百七十二萬五千二百餘石，　料二十六萬九千七百餘石，　艸一千五十四萬八百餘束，右額餉皆主兵也。其客兵客餉又非可以數計者。查得泰古富疆國也，何今不然耶，饑饉師旅，年年相因，有司苦於民運之難徵，將領苦於餉糧之弗繼，倘遇歲祲，折色之措備猶可，本色之糴買惟艱，故米珠

草桂之謠自昔爲然于今益甚矣欲爲之計惟務豐年積穀庶可凶歲無饑果愈積愈多自隨取隨足偶值荒歉不惟便于養兵且可因之濟民也況歲豐穀賤勢必傷農稍稍寬價值多方易買不惟兵可足食抑且農有厚利也但恐官帑有限則廣開納之例乎

病農病末之論可謂詳矣

鹽商納粟者給引多則實授吏農納粟者候缺多或超叅富室納粟者照給冠帶多或遥授散官生儒納粟者照例起送多或除授職秩此例開則大有之年自買自輸者漸多官買官運者稍省矣然此亦權宜

未必久而不滯也惟申飭屯田之制可乎沿邊荒蕪內多腴田盡行查出某處千頃某處百頃或附近居民可開墾者輕其賦稅三年五年之後方許輸納或各營堡操軍有可耕者官給牛種豐年則均分荒年則蠲免積貯粟麥即充爲糧料之需收積芻桿即備爲芻束之具無事則防禦之卒盡散爲農有警則耕耨之衆悉聚爲兵法至便也一遇荒年仍酌開納仍遣易買必使營堡倉庾多者餘三年之積少者亦一年之餘然後可乎

前件照得寶粟屯田古備邊最良法也　國初屯鹽
兼行大有成效邊關米價賤於腹裏言利之臣隨
倡銀引利倍之說自鹺政稍更屯法遂大壞而不
可收復矣吁可嘆哉見今邊事多艱軍需告匱則
豫糴買廣開納墾屯種皆急務而不可緩也然募
實粟者必先重議其折值而寬算其脚價務使利
倍于勞庶人心樂于法募墾田者必先擇委能官
聽其便宜假以歲月始焉不惜小費不責近功久
之自有成效矣此在司邊計者督道臣路將熟講

而力行之可也。